# 閿鄉縣志

十二上

第七册
卷十二上
藝文

DS
793
H52W487
1894
v.7

LIBRARY
AUG 17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 閿鄉縣志卷之十二上

新甯劉思恕心如纂修

## 藝文

介山綛宥宇曰著述富矣非其地者例不登邑乘其登諸邑乘者必其地之鴻才鉅製與四方稅駕之士觸境成聲者乎雖然不可以不擇也君子所取立言者上則有功名教其次亦必足以鼓吹休明然後可垂永久其餘不甚愛惜之文與爲異端樹之幟者皆無足錄也余於是編取舍一準諸此後之覽者其亦

有以鑒余之意也夫

鄭興傳 以下傳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

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梁益三州還拜凉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餙常以西伯復作廼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

聾閭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迺
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
尙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
行師令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
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迺不可乎惟將軍察之
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官以自尊高與復止囂曰夫中
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

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及嚣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嚣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嚣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嚣曰嚣將不足留故邪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與從

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與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韰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與同寓隴右迺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說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迺徵爲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

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缺焉按
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
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
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
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
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巳之明因
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郄縠者是
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

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　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巳從衆之德以濟羣生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廹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與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寍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　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

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

蓮勺後遂不復仕客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楊震傳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辟之四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州太守元初四年徵入爲大僕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鄧太后崩內寵始橫

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疏奏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延光二年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皇后兄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由是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豐等皆側目以其名儒未敢加害三年春東巡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

遂共譖震云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還夜遣使者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惡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停留震喪露棺道側歲餘順帝即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飛去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

爲豫荊徐兗四州
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即位遷侍中尚書拜
光祿大夫時梁冀用權秉稱病冀誅乃拜大僕遷太常延
熹五年代劉矩爲太尉時宦官方熾子弟布滿天下秉條
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時郡國計吏
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浮食者衆宜絶
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中常
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暴虐秉劾奏參因奏覽及中常
侍貝瑗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

外職而奏劾近官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薨年七十四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建寧初靈帝當受學三公舉賜侍講華光殿中遷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座賜上封事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五年代袁隗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等入問以祥異

禍福所在賜書對甚忤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爲三老復拜少傅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復上疏諫五年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詣省閤切諫忤旨因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誑耀百姓賜時在司徒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奏乃感悟詔封臨晉侯拜尚書令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徒薨謚文烈子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徵拜議郎遷京兆尹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

財物七千萬彪發其姦司隸校尉陽球因奏誅甫徵還拜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爲司徒關東兵起董卓欲遷都乃大會公卿議百官無敢言者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議罷卓奏免彪復爲京兆尹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李郭之亂彪盡節衛主幾不免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袁術僭亂曹操託彪與術婚姻奏收下獄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今横殺無辜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及魏受

禪欲以彪爲太尉彪固辭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後漢書本傳

王濬傳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

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宏殺益州刺史

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宏等以勳封
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
衞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
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
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
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
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
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
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

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固爭以爲不可唯張華力贊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大舉伐吳濬於是統兵先在巴蜀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

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舟艦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

都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

含宏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蘷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於石頭晧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

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蹔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

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踧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蹔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如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

臣即報渾書並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其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

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盜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濶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嗒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輙臣

雖愚憃以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志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欵而知其欲自効之誠是以受臣以方伯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踈舉錯失宜陛下宏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

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有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

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盤牙並處勢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

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
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
敢不悚懷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
中郎將孔攄說云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
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
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
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
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
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

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縱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物以賜將士府庫畧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佐

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二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刼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並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

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尙以見加其餘謗嗜固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英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

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
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
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輙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
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畺此營自濬始
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
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
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戸封子𢑴陽鄉亭
侯邑千五百戸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

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能無言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
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
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
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
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
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
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
尚潁川公主仕之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
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

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允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輙之罪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糊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諸葛之允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

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於地矣卒不見省

## 張須陁傳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畧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踴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

淹歳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亾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於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䴚賊孫

宣雅石秪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悦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兢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宏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鋭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

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奮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無算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觧象王良鄭大彪李晥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鎮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斬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恭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榮陽

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元琰傳

楊元琰者字溫卿虢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為安南副都護三徙為荆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荆州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妄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

等定計斬二張進雲摩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五百賜鐵
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
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
祝以多鬚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
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元琰獨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
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
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
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
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

留畜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勅諸子薄葬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立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於吏常分父邑租賑族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遊云按人物陵墓俱有楊仲宣州志序云即仲昌之譌

## 蔓遊軒記 以下記

楊英

坦叟病于陝梁兄壽之徒步而至者再比歸叟告之曰閿鄉漢弘農也外祖程員外故宅可攷也今主簿署是也君

我同出諸程卜居何如壽之不答久而曰徽里界乎兩京之間境小而望重地靈而物秀故驄人嗣客樂焉而軒之益彰西軒之本孰謂不可相其面勢莫環翠若也環翠確先生道院也西則潼亭東則鼎湖南則荊山北則大河徘徊四顧猶藩墻也客爲予屢數之北三百許步曰錦堤露葵烟草觸目絢爛當霽色浮天夕陽欲下蘭舟桂楫蕩漾于平波淺靄中有足觀也東南十里橫原莽蒼危臺突兀此漢武帝之思其子也西址曰戾園園之塚五而股水縈紆晝夜嗚咽似泣似訴有足感也迤邐而西曰石姥斷崖

絕壁上下惟石懸流濺沫氷雪怒鬬六月大暑凉氣逼人有足駭也閿谷之前曰玉澗一曰玉溪濱西城入于河南北二十里水輪星飛蔬圃碁布灌汲之利有足恃也縣南二里曰法雲唐武后國師萬迴寺也臨澗西北曰皇天原原南曰方庠渠派於筐泉注于東復折以北泉北曰鄔東聚蜀鄔真人隱所也原之巔曰凌空觀鄔真人上升之地人以爲遇也不遇開元天寶將泯泯乎北脅曰阿對泉以楊太尉家僮而名人以爲得所依也見吳融詩泉清白而甘宜烹宜釀而作糜則紅未易燒也融唐昭宗時翰林學

士墓在原北營門右好事者寒食清明則祭之講堂碑集右軍書也三鱸之後應也堂有三曰草堂曰影堂曰井堂君家舊物也後并爲佛舍影堂在關之東店井堂在道北一里草堂即講堂也及北二十步養魚池也耳目之所染如此然則先生何人也先生姓夾谷氏古之有道之士也食于力不食于人交以義不交以勢雖行旅之徒誦無虛口而先生之心若以爲當然也豈奮而作曰得之晚矣富貴馳騁溺于嗜好所同也恬澹寂嘿樂其性情是所獨也天德人欲不相爲謀久矣就有所奪吾其神遊乎四海一

楊萬古一枕傅岩周公皆夢也握之渾淪何物不有它日玉宇無塵風清月朗山頭見雙鶴盤桓而不去者必煥然子從確然子遊也否則撥置黃粱依託白雲扣君門升君堂握手一笑少慰乎平素之思也敢問此時孰爲賓孰爲主林烏溪禽實聞斯言姑俟之壽之日是以先生之心請摹以爲夢遊軒記使千百年後與仁智明秀相後先也是爲記

臨秦堂記　　元王挺

長安者古帝都也襟山帶河有百二之險若夫潼關實居

其要一卒當關衆莫能破自關而東不二十里有縣曰閿鄉由來久矣其邑雖小其地頗重南距商虢北控大河環之以柳營以戒不虞土脉膏腴五穀之種無不美者人物豪邁上古之風猶存東西兩京相去數百里縣處其中士庶商旅車馬往來路由此出街衢綿絡市肆闤闠在城東南其地高阜突然壯立周廣數百步四壁垂絕其形如削縣署署其上面荆山背中條左鼎湖右太華溢烟嵐于遠岫漲寒碧于平溪觀其奇花異卉隨四時而芬芳瞰茂林修竹兮堆萬頃之蒼翠山川之秀風物之盛納於几席間

彼得其偏此得其全也郡守通奉紇石烈公乃名相之後胸次了達萬萬常庸早歲擢進士第年當强仕數立殊階臨事果決小節不拘綽有古大丈夫之風旌軒所至吏民之心無不畏愛前膺綸命提師出疆征討不軌功速捷報文謀武畧可謂兼資而有者也以提控推排駐馬公廨徘徊周覽心地寬舒眼界明朗豁然無礙有足嘉者登茲廳事惡其無名因榜曰臨秦良有以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斯名也真破其敵使登是堂者于未名之前覺有增大壯麗之勢此一名之力非更修而再造矣但地雖卑而其志則

廣堂雖小而其氣葢壯不啻吞雲夢者八九然後知堂不虛得矣亦無忘公之用心豈不偉歟

## 重修廟學記

明 曹連

夫修廢舉墜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況學校風化之隆替人之興廢繫焉苟有廢而不修墜而不舉將何以尊師重道而作成士類哉閿鄉古之湖城也廟學舊址在縣治之南始建無攷後爲山水衝圮洪武十一年縣尹金原亮徙置於今縣治之東第一時草創規模陝隘黌舍卑陋又歷歲久遠梁木朽腐莫支觀者咸嘖嘖嘆息正統甲子秋余

適按臨其邑越三日行謁禮周旋頫視惕然不寧乃顧謂令佐劉粹輩爾等奉命來官茲土職在布宣教化作新民俗而學校實布教新民之地不先致力可乎矧湖城後漢楊震夫子嘗築居於此校書遺址尚存風淸俗厚非他邑擬今皆廢墜若斯爾輩而不之葺理伊誰之責歟粹等聞言慨然唯喏恐後於是各捐俸資經營踰歲積有材木乃傭工興作朽者易之仆者起之增陋爲廣搆卑爲崇新其丹堊更其甓甃凡殿堂門廡以及齋舍庖廩咸煥然爲之一新又於講堂後搆燕居三楹東西序六楹中扁曰校書

蓋仍闕西之舊名也始事於乙丑冬十月迨丙寅春三月告成由是廟貌翼翼堂宇耽耽師儒退息有所士子講學有地於焉景仰先哲啟廸後進綽綽乎其有餘裕矣教諭田瓊請爲記以誌歲月予叨董學政而獲厠名于珉刻間抑何幸哉遂樂爲之言曰修舉廢墜固君子之用心而進德修業尤吾儒所當務苟爲不然則廟貌翼翼直爲觀美堂宇耽耽徒爲文具豈不有負於朝廷建學立師之美意與夫今日劉令輩用心修舉之勤哉姑因其請特直述此以爲諸生警時正統十二年丁卯孟夏望日題

重修廟學記　明　郭如星　新安人

余郡庠中原之盛禮樂人文蔚然在睹記云閿鄉故材藪博士弟子率自湔沷蘄無負國家廣厲至意乃沿襲既久將作不共學舍頹然寖失其舊士氣已稍稍弛矣已亥歲侯甫下車孳孳矻矻若旦夕不及興起是懼余聞而詫之屬者箕會纖悉使車傍午旱魃爲虐山川之墟殍莩枕藉道路有司躬案牘設饘糜且不給安得衡文課藝切劘諸生又安所得既廩奇羨堦餙廢墜若是比未幾諸務驊然四境之內無有瘡痍不起者鳩工葺學自殿而廡而門而

堂皇遡及啟聖靡不次第畢舉榱桷墉垣煥乎一新矣復進諸弟子前曰若不聞閿鄉遷鼎之說乎望章測景勾旺汪盧古法誠有之堪輿氏家言豈無據也者其與若勉旃俾新者盛盛者果若童之謠繩繩弗艾也于是壘土為塔峙之峰然芃材為宇參差掩映迤邐學宫若環帶而拱之秀履其地而不覺神王也庚子秋既告竣學博賓世書張鳳池趙一元偕弟子金作鑑張世相申燦嵇雲程張經綸李時覲申塲若而人列所為蚤暮拮据狀徵言于余將伐石以誌不朽噫有是哉侯之力不患蝸歷卒克一一補葺

無鑄漏也豈異人任夫亦其氣勝耳蓋侯夙負才譽杰然張主斯文自命振鐸上饒未竟崖略一旦遽遷之此也志氣欝勃直買餘焉亦胡足異試即遷鼎之說喻鼎何物耶一遷者若受其貺也再遷而再遷者亦若受其貺也非鼎鼎之能使坤輿效靈井里改色也由鄉之人合志同方陡然咸睬爲憑籍之基惰窳者作渙散者集故生計周而物力厚也大都人情振輒起懈輒弛居肆而百藝成居田而百畝易力作者猶然矧學士子乎是故程月旦繕居息有司事也所恃常振而常不弛者蓋有術焉睹聽不易不新

心志不一不齊鼓舞嚮導不神發亦不迅而亦惟任氣爲
轉移射石而中鏃氣入之也三軍之衆一夫可刼氣奪之
也將鼎之神也不吹而沸不汲而盈千鈞之力不能舉德
至則忽自他出氣致之也故善造士者若練士在作其氣
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所云作者不越鼓舞嚮導之
盡神爾矣茲役也布更新之象創閎遠之模不提撕而耳
常醒不指畫而目常注不獎掖而人常有艷心焉未至者
跂而趨若張鵠於前而作之趨也已至者躍而奮若持勞
於後而作之奮也家靈蚍戸尺壁蒸蒸濟濟楨幹王國嗣

是後之人亦援是歸其既于侯若遷鼎之一一不爽也實侯之氣合諸弟子之氣而常勝耳豈徒堪輿氏之說之不誣哉余於是識侯之心益異侯之政也已侯姓黃諱方豫章吉水人舉鄉進士義甫則其字也是爲記

重修文廟碑記　　國朝李際期孟津人

中州自流孽蹂躪疆宇殘破城郭居民半歿于兵燹半遁於山砦宮墻壇宇榛棘生焉傾圮頹覆觸目皆是閿邑西接潼關北隣山右當秦晉衝尤爲寇燹所先及廟貌之不沒于碧燐黃白者鮮矣我　朝定鼎將及一紀四方寍謐

海內宴清自洛以西漸覩哀鴻之安集然非神明邑宰優于治才長于令德以卧理之暇留心起廢欲一旦鼎新俎豆之堂鳩材芹泮之地固未易言也歲癸巳邑侯張君鄰會來治閿刻力振刷修舉廢墜閱明年政通人和諸務釐整雖星軺驛使如雨如雲而侯之剸割長才遊刃有餘無足困者且德政所感時和年豐民力饒裕然後視民如傷不忍稍勤民力一切將作皆捐俸爲之自茹澹泊節費以給工未幾而城堵之傾者以立倉庫之缺者以建邑乘之燬者以纂而剞劂奏成節孝之闇者以章而表閭星列朔

望率多士進謁　先師慨然曰斯堂搆且漸就圮非余責而誰歟遂捐貲百金爲倡一時飛聲秋榜及抱璞芹池者咸樂輸而子來不日告成遊數仞之墻具見宮闕煥然又重建鄉賢名宦兩祠以鼓厲後輩侯之用心可謂勤矣曾未兩載而治行彰彰如是蓋閔之習俗最稱刁訟侯諭之以利害而虞芮之質漸稀動輒輕生侯曉之以正命而溝瀆之經漸少至革弊興利無事不籌諸寤寐待旦亟行雖瓜期未及而頌聲四作和平協于神聽秉彝之好自在斯民余忝一日之長盍敢以所試而譽及乎甲午之冬余承乏少

司寇方懷　先師昔職此于曾三月大治後學步趨莫窺
涯涘適有客自閿來持書幣求文者乃兩廣文張君棟直
左君守忠及諸生張肇基李魁春等乞重修夫子廟記喜
而爲之述其槩如此侯張姓諱三省鄰會其字也浙西檇
李人余丙戌扳儁首取士庚寅廷對第一初授司李改授
邑令云

剏建奎樓記　　明居九高邑進士

閿鄉之創有奎樓蓋邑侯黃公之爲樹人材計云材之鍾
於地者吾知之矣南海之珍錯會稽之竹箭豫章之梗柟

崑山之美玉高崗之梧桐出之各于其土而不變此世之所共材者也人材之鍾不然土之所不能拘而出之所不能定至聖人以至塗人一本體也而出而有美惡大小偏全夷險之異美惡大小又有倍蓰什伯千萬無筭之異才與誠合則爲聖人之材才與誠離則爲後世之才三皇之材而人極立五帝之材而文明顯三王之材而治法備皐陶稷契伯夷伊傅周召之材而治平贊禍亂戡顏子王佐之材孟子命世之材孔子亘古今之材不得位删定纂修六經之道燦然萬古此皆聖賢之才與誠合而盡其性以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也逮德下衰才與誠離而後有虛無之材有刑名押闔縱横放曠清虛詞章之材爭馳于多岐之途臧穀異事亾羊則一而材爲天下烈孔子之後千數百年而董賈之于漢昌黎之于唐文正永叔魏公溫公之于宋心術不詭事業可觀皆得聖人之材之美而猶未得其精得其精者則舂陵之周茂叔乎太極一圖灼見道體二程張子繼之得考亭氏而集諸儒之成孔子之道昭乎如揭日月而中天得其精而聖人之道傳得其美而聖人之道行蒙莊之所謂材既與吾之謂材者異

故有材與不材之間之說惟蒙莊亦以爲似是而非者也

嗚呼學聖人者得聖人之材之精者上也不得其精得其美次也不得其精且美而徒若後世之材毋寧爲蒙莊之謂不材而已矣我侯黃公既卓乎具聖賢之材而又以其具者鑄多士閿徧小亦不乏材如范尚書之經濟薛大理之忠義强副郎之精勤即未能聖賢材而所補世道庶幾真材宣廟以還稍遜往昔猶不乏甲乙之科迨憲廟甲辰後而士已無能從射策釋褐以才售又安得以材見耶萬歷已亥秋公來令閿慨然興起爲任進諸生明倫堂鼓鐘伐

磬始歌采薇曰今日誠需材乎諸生曰唯唯再歌樸棫曰盛矣哉先王之作人也諸生曰唯唯又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曰夫子作人周之遺也詩亦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形家者說未盡無本也說者謂來龍自巽而岡巒一帶結于乾地又邑之主山也耆耇傳聞百年之前綿亘包絡拱向最真奈何陵谷變遷日就削弱夫乾陽不起則坎水息巽風無應則離火滅主山弱則生意微夫子得無意乎公乃偕學博弟子員周覽形勢卜吉於玄帝廟右廟在學宮後即乾地主山也議剏奎樓補主山應巽脉遂衆

得義正官嵇雲翰王養先俾督工時值計來已戒行李于是畧基址分財用量功命日中之曰吾擇而使爾是樓也成在仲春越初旬者惟爾罰蓋屬意南宮試期云雲翰等奉命惟謹趨役效命肇功于庚子年十一月之初三日落成于辛丑二月之初五日拓基四楹巍然百尺重簷疊楹凌空眺遠登斯樓也望函關之紫氣仰華嶽之崔嵬誦雲横秦嶺之句思壯哉山河之嘆亦勝槩也豈遂乏材耶巽方者黃帝鑄鼎原在焉亦起傑閣侵與樓對主嘉賓賢若拱若揖即不材亢高際斯上春官誤在淡墨中又百二十

年僅見者越壬寅余啣命在里維時學博平定賁君世書夏縣張君鳳池杞縣趙君一元庠友張生世相申生燦稖生雲程申生墉楊生州錦張生經綸杜生經國輩屬余記余即不文安辭惟公之剏此樓也業爲樹人材計公之願材與我多士與多士自願爲材豈願爲後世材惟是後世未嘗不自材而卒於聖人之材擇不審學不博躍冶之金子輿氏所謂不能盡其才嗚呼古材之患在燕越轅首之岐今則患不轅孔信文孟信孔孟子沒信之者寡矣程朱之後信之者又寡矣今之誦孔子者皆能信孔孟程朱之

信而鮮能信已有能信者其黽勉力學以進於聖賢之材不難夫大信者旦暮過之大信生于大疑我多士尙先求其疑哉余不材願與多士共勗之無負公所以作興人材至意庶無媿於斯樓是役也無勤于民公捐俸不足贖鍰佐之公名方號正所壬午進士江西吉水人前邑丞太谷房君樸尉善化黃君傳耀實襄之今丞西寍李君春魁尉建德周君廷鋟樂觀厥成例得備書云

鼎原黃帝廟奎閣記

明 黃方 邑侯

閿鄉縣治之東南岡巒一帶若起若伏逶迤而來者黃帝

鑄鼎原也昔帝採首山銅鑄茲原載在典籍可攷而知也暇日余偕僚佐師弟子陟其巔平沙四面衰草寒烟則有咨嗟而嘆息焉顧謂諸生曰唯帝當鴻濛初判繼天立極創制垂憲功在天下後世不淺即千秋萬歲後而舊游之地能不依依乎奈何神靈無妥而澌滅若是諸生進曰公弗聞乎維此有廟創自漢唐斷碑可識也亡何傾圮而登制科者遂以寥寂說者謂風氣之攸關也余聞而異之徘徊引睇遙望兩峪之水交流曲折始抵城下甚奇也獨鼎原在左稍稍不颺耳時余甫仕無敢議明年告有秋百務

頗就緒始爲廟三楹祀黃帝廟後起奎閣一座突兀青空俯瞰城郭巋然一方之勝也事已苟且就緒越明年癸卯同僚丞李君尉周君咸謂廟弗幽邃閎厰不足以妥神靈又重增獻殿一座殿之前數步爲中門扁曰騎龍遺踪夾道而出爲三門題曰古荆山蓋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之陽即此處也東西兩翼爲碑亭二一爲古碑唐貞元間刺史王顔所撰者向仆于地今竪立之一爲不佞修鼎原記砌以磚石恐其爲風雨所襲又爲僧房數間以爲諸僧看守之所買地十餘畝穿井一眼付之以供朝夕樓

向正東正西取其與縣學對映殿之向坐西北向東南與
樓微相左云向者之墻褊淺偏斜周幕君又稍闢而正之
總之前後經營與夫相度督理之勞皆藉手于二三僚友
余何力也諸生申燦𥡴雲程申墉楊州錦𥡴體仁張經綸
杜經國翟嘉猷謁余爲記余維崇德報功有司之事也何
敢緩第讀堪輿書謂寰中山水生氣咸自巽方來而鼎原
邑之來脉也峪水夾流縈紆環帶此其形勢即南之江盜
北之洛陽奚所軒輊哉考之邑乘名卿碩輔代不乏人豈
其百年遂爾中衰無巳陵谷變遷耶猶有藕斷絲連者在

余以已意增飾之或者氣之聚散有數事之興廢有時乎蓋天苞地符而人物生焉春秋緯文亦儒家者流所不廢也余故無憚興作聊以盡吾責耳而多士自為計不盡委于形家者說探討服行日砥月礪罔或荒怠俾異時者賢俊登庸德業名世瑰奇駿偉比迹三五之隆庶幾無負閣亦無負余興作之心已余不文因其請姑書此以識歲月

## 創置學田記

明　秦隣晉

夫士之異於凡民所由來矣豈士能自為異哉由上之人鼓舞興起之內使不奪于饑寒外使不累于流俗則意念

精岿日陶鎔于禮義之塲未有不彬彬興行者故孟子不以恒心槩望天下意深遠矣顧凡有血氣之屬莫不資養以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且一人之身仰父母俯妻子惟是朝饔夕飧幸不至餬口四方足矣奚暇治禮義哉彼凶歲子弟多暴原非降才之殊惟有司休養生息使之無所窘廹不必家喻戶曉而人人可使爲善况諸生者即他日出以服官者也官有祿曰養廉知廉所由養而意可知也閿當東西孔道傍山瀕河地瘠而賦重民無蓋藏而且疲于驛傳在諸生籍父兄子弟以養而家有父兄子弟者多不

能自給坐是居平數口不免菜色天災流行何地無之倘一無年號諸生者求與凡民等不可得安望能異于凡人哉公下車以來首重學校即簿書旁午而賓客之車且踵接而至何鞅掌也日且延父老子弟問所疾苦且曰爾等惟耕織養生而地無餘利差且繁與實不堪命若領此邑者不能蘇此一方之困而注措稍不宜民實益之苦奚父母我爲也有不便于爾等者須白其狀所可自爲也不難竭心力從事所可請之上官者不厭再三圖之若坐視不爲處所又奚父母我爲也及進諸生而詢之大略如前所

云云而語更加詳且懇懇造士督之惟恐不日益而繩之惟恐干憲每朔望橫經談藝咸當士心比士若民有所陳說一一輙見施行大抵公廉平明斷剖決如流至清操惠心若天植然所可爲民興便剔蠹計念起輙爲之如庖丁之觧牛郢人之運斤恢恢有餘地也每向學博與諸生言曰管子云凡牧民者使事無邪行爾等表表自有可一日千里者其立身修行自無失墜惟是科第寥寥數十年一見詎可口實風氣然哉以我忝在諸生之上每見爾等以米鹽細故營營尺寸之利與齊民交口而爭不難赴堂下

以理士而患貧將何所不至縱諸生皆好修士竟不免以饑寒故累青雲之業我恥之無何捐俸置學田不逾年得若干畝諸生從此俯仰不至匱乏而婚喪且次第舉即家給人足恩不渥于此矣至一境內巨奸大猾漸且屏跡積年來隱射明徭賦均盜息民安村落鷄犬不驚也且罷不急之務與無名之供百姓若遊春臺之上不啻息肩法行自近而閭閻之情若燭照而數計且發粟賑貧在在鮮饑寒愁嘆之聲口碑遠播不謀而合閿得公千百年難再矣乃閿之學訓李君惟勤高君汝賓介門人嵇子雲程申

子燦申子墉杜子化鵬楊子州錦杜子經國臨顧渭上而圖所爲記且坐嵇子輩知公行甚備竊願執鞭聞公當需次銓曹應坐縣令往往候選者非先事求爲嘘引則臨事曲爲轉移一時言者公厭聞之且曰我曹幸從子大夫後得一命服官無之不可所慮地擇人敢擇地哉巳乃選得閿其逹觀長者謂非盤錯無以別利器豈謂廟堂無意哉雖推遜不居而心實印可夫以疇昔所言與今治閿狀公品識才望過人遠矣宜其歲未兩周而政成若此也況諸生者感發奮勵當有雁行比耦而興者公之惠澤且未可

以理士而患貧將何所不至縱諸生皆好修士竟不免以饑寒故累青雲之業我恥之無何捐俸置學田不逾年得若干畝諸生從此俯仰不至匱乏而婚喪且次第畢舉即家給人足恩不渥于此矣至一境內巨奸大猾漸且屏跡積年來隱射明徭賦均盜息民安村落鷄犬不驚也且罷不急之務與無名之供百姓若遊春臺之上不啻息肩法行自近而閭閻之情若燭照而數計且發粟賑貧在在鮮饑寒愁嘆之聲口碑遠播不謀而合閿得公千百年難再矣乃閿之學訓李君惟勤高君汝賓介門人嵇子雲程申

子燦申子墉杜子化鵬楊子州錦杜子經國臨顧渭上而
圖所爲記且坐嵇子輩知公行甚備竊願執鞭聞公當需
次銓曹應坐縣令往往候選者非先事求爲噓引則臨事
曲爲轉移一時言者公厭聞之且曰我曹幸從子大夫後
得一命服官無之不可所慮地擇人敢擇地哉已乃選得
閿其逵觀長者謂非盤錯無以別利器豈謂廟堂無意哉
雖推遜不居而心實印可夫以曏昔所言與今治閿狀公
品識才望逈人遠矣宜其歲未兩周而政成若此也況諸
生者感發奮勵當有雁行比耦而興者公之惠澤且未可

量乎余讀史傳循吏者如文翁之教化使蜀郡比于齊魯
劉文鐃典歷三郡每引學官弟子執經對講程伯淯令晉
城因其地百年無登科爲之置學舍糧聚而教之如公者
足稱先後一軌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公今日爲名令尹
異日爲名臺諫名公卿當與文翁諸人並光史册永繫民
思今之記特竊公一班其事治民安風移俗易治道淯備
宦業光明俟傳循良者採焉公福建莆田人名光庭號映
蓍以萬歷癸卯舉人賜甲辰進士時萬歷三十四年丙午
秋八月題

# 重修校書堂記

明　黃諫

昔關西夫子楊伯起築堂于湖城縣西四十里名之曰校書至今千百年是堂頹圮已久而遺基尚存過者咸爲起敬國朝置閿鄉縣于湖城迨八十稔尹斯邑者莫此是念正統辛酉春東萊劉君粹尹于斯視其遺跡爲之慨然屢欲新之以寒烟草莽之中而未暇也歲乙丑廼謀于教諭松茲田瓊輩于黌宮之後建堂三大間亦擬其名曰校書蓋欲邦人景仰于此而不忘也今年冬予經是邑劉君以其事告予或者曰伯起以關西大儒倡經學于當時築講

堂于此地鸛啣三鱣兆應台輔其後位至太尉奕世顯貴今劉君出宰茲邑而欲以是名自擬不亦謬乎予曰不然夫天之生賢豈偶然哉誠以山川之秀氣化之隆故必降靈儲精以爲世用焉閿鄉之地泰山峙其南黃河經其北西望金陡則華嶽巍然高聳東瞻函谷則紫氣鬱然尚存其山川形勢蓋非他邑倫也況又遇夫文明之時而氣化之盛有過往昔故人材之生若范敏之任尚書薛嵩之任理卿皆毓夫茲土之秀遭夫氣運之隆者也自今而後又豈無伯起者出講學于是堂也哉劉君非自爲計蓋善于

誘導者也惟在邑之俊乂自勉不負劉君之心可也或者唯唯請書以爲記

漢闕西夫子楊伯起校書處碑記　明李中

按夫子校書堂邑稱勝蹟而就湮已久不復可識偶得遺碑文雖漫漶知其地至今存也亟錄之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仲秋之吉閿鄉縣漢昌劉公世輔丞西順楊侯騰霓簿襄陵劉侯偉暨幕涇陽魏子朝相豎碑于縣西四十里大道之傍題曰漢闕西夫子楊伯起校書處蓋指南原古蹟相去尚三里許也先政劉侯偉以俸金三兩發學付署諭令遷西華尹樂博浹司訓令遷　潘子

政門下暢生汝雲馬生适里覓工搆造前碑之討
至是始落成而以記屬諸余余按史及諸傳詩頗得其槩
云夫子諱震伯起其字也漢弘農華陰人孤貧好學通達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其初鼻祖伯僑周封楊侯
知六籍將焚藏書于董社之原後迷失所至靖節先生寶
伯起父也有活雀陰功玉環四枚之報夢伯僑告曰所藏
書于某處令爾子爲名儒啟而行之此其時矣明廼命震
如所指求之果得一石函皆蝌蚪文字乃就此搆堂而校
焉因名其堂曰校書遂領衆徒隱居教授書成遂有鸛啣

三鱣之祥從鄧相辟起刺荆州守　來入爲　中
外所至　漢聲觀諸暮夜郤金與夫遭讒而辛苦立朝
風采得于校書者多矣時號夫子斯　明哉由
玉環之效而列代文人才士書香
綿綿不絕如修如英如　如曇輩　勝　及
蔓遊　誌可爲　相承愈如修拓而堂
盛矣其堂凡三一曰講堂所校書處也在原之中麓有泉
名阿對成化初猶有長若韓姓者　後以大荒燬一
曰影堂在講堂南隈像是也亦改爲佛建堂闕東店外遺

像是也一曰井堂在道北一里爲水湮沒近世猶有掘出甃砌者迤北有　碑右軍書　于　自原南引渠而東折北復西蜿蜒二十餘里由懸崖爲瀑布經講堂前灌至影堂灌于井堂今之方庠渠是也遺址半在于佛建堂正統間縣令劉公粹以堂去縣頗遠不便遊息改署明倫堂後而襲其名黃太史記在也又廢嘉靖辛酉學諭張公庠後因其地駕樓焉記未成而後有待也然皆在邑學中而　鞠爲兵莽尋勝者往往于牧童樵兒訪之未得然則此碑之豎也烏容已乎今即其地覩之崇原

爲座首陽爲屏黃河在前悠然如帶而玉溪 會
下醒 也已 名公如鄔真人程
員外吳學士 有取爾也嗚呼士君子之出也
必得其地以爲藏之所 者亦得其人以
有 如此然泯滅于七八十年之久而一旦復興凡有
好古作人之盛意者疇克爲之 將啓佑之
矣矧繼今以往聞風興起又安知無肯堂肯搆者出于其
間乎姑記此以俟學訓蜀人玉江李中謹述

閿鄉縣創修城隄記 明 孫丕揚 潼關人

今閿鄉鼎城稱要害者非爲唇齒潼關地哉顧洪河汪洋時洶洶肩背間城屢覆隍困築鑿者起而剏隄爲護城計亦萬全矣狂瀾歲嚙水一至城隄兩決版築莫息也閭閻人甚患苦之鄭大夫泛大河之濱俯鼎湖之野喟然而嘆大夫之嘆蓋嘆城也父老曰君子何嘆大夫曰與若醵金獻畝趨城隄工豈若址石悠久爲障蔽便父老曰患不勝其財也大夫曰吾與損下以勞民力吾寧損上以寬民財父老曰患不速其工也大夫于是度城度隄度倖度鍰經營于城右之西土兩憲三使二郡守靡不是大夫議時萬

歷戊子秋季乃石城基乃石隄基高數仞延袤各百步而迤以當溯湃之衝又危樓于城上雉以磚巡以舖肖神禹以廟貌一切禦災捍患靡不殫厥心力已丑冬完繕門人申生將父老德大夫意問記于我我聞曰維閿城繫潼津咽喉維潼繫宇內阨塞閿城不固斯潼之左輔孤閿隄不石斯城之右臂傾故城隄兩工者非利害一閿受也大夫憫閿陷溺石閿城隄為閿人樹保釐之猷以永有利于閿人此循良上績也上方西顧關隘堅此隄以保障閿城固此城以金湯潼津大夫之功獨閿也乎哉若夫民不告勞

財不加賦則自有閔人口碑數矣大夫名民悅房山人京闈進士其分督率事諸與勞者胥載碑陰中

## 重建黃帝廟記

明 李服義 邑知縣

鼎原舊有黃帝廟址世遠久湮前令吉水黃公諱方爲風氣重建廟建之後閔之人文果稍稍漸振天啟癸亥秋忽一夕爲火災彤楹碧甍盡成灰燼是歲仲冬合肥徐君諱啟元以孝廉署庠政加意人文慨然有興復之意已具有成畫會丁卯遷安韋君諱孔修尹茲土徐君與僚友郝君諱梯唐君諱時熙暨二三弟子向而請曰鼎原峙在巽地

文脉之所鍾聚夫帝之功德在於天下後世閔之風氣關乎鼎原形勝崇德報功仁也修廢舉墜義也子大夫司牧一方儲養人才作興人文此其第一義也得無意乎遂相與庀材量工鄉紳士庶翕然各効一力建正殿獻殿各三間廊廡十四間重門迤邐關鎖嚴密猗與盛哉誠一時之偉搆也仲冬望日適當長至安神灌獻之際忽空中雷鳴夫隆冬雷胡發聲想神來棲息也耶僉曰一陽初動正復見天地之心雷之震也文運之鼓也此其佳兆余於龍飛改元之初甫涖任諸士遂索一言而爲之記余因曰培風

氣以煥人文此作事者之雅意也夫氣之苞符以人爲徵人之應時以事爲輯其間會合際遇之奇乃有開必先闓之風氣在廢而欲振之時得徐君以發其端闓之事業在躍而欲伸之會得徐君以課其實以時起事以人合天厥意良深遠矣倘諸士盡委於風氣而不思所以策勵豈徐君初意哉是在諸士勉之今而後文運中興科第聯延流鴻樹駿使遡時論世者知所發端蒙庥食報者思所自始徐君韋君不朽余不肖亦且不朽遂爲之記

崇禎二年歲在己巳朱明之旦刻石甫完時有靈芝生於

帝身者三帝座者十產此祥瑞文運轉開之兆附志

創建文底鎮城垣門樓碑記　　師　荀　邑人

從來垂不朽之大德者必有理天下之大才有理天下之大才者必能成震世之大功故貞元啟運不無名臣賢相經畫維持於其間而令廢者興徹者起遠近蒙其休後世沐其澤即都邑之會彈丸之區恒賴賢才措置地以人靈君子於此卜大有爲焉閿邑自漢晉元魏以來建治於玉娘湖之前南踞秦嶺北跨黃流曹壘列其東皇原峙其西蓋稱中州門戸云迄開皇中移治鼎原之北而此地日漸

荒涼厥後世易代更疊遭兵燹城池傾頹雜以荆榛遂成瓦礫之場至我　朝　憲皇帝時奉文移副堂之署於文鎮而尚未之更新也恭逢燕京張賢侯佐治是邦廉明正直甫下車見其一望寥落絕無城郭垣墉惟存店舖數屋瞻顧久之慨然曰焉有職司巡查躬膺民社而如同野居露處者乎特歲饑民貧未遑修理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度振舉遂捐清俸不敷者佐以衆助鳩工庀材始環以城旋建迎紫接華二門均樹譙樓民無輸粟鼛鼓之勞而鎮已煥然改觀矣由是而琹堂高卧無犬吠也肩摩轂擊通交

昜也黃冠緇流可盤詰也晨昏啟閉有定候也民安物阜寇盗不興過斯鎮者覩雄關之巍峩而即以覘宰治之有人將遐邇樂業奕禩蒙福謂非賢司牧措置之效與然我賢侯非百里才也此特其烹鮮小試耳以此經濟握 國家重權安在不可以調羮補衮爲北門之鎻鑰作公侯之干城哉士民謀所以報之而不得也因壽貞珉以誌不朽云乾隆四年歲次乙未律應無射月上浣之穀旦

## 南城魁樓記

楊　誂　邑訓導

縣治之有儒學政不離教也儒學必依　聖廟教本于道

也附廟必建　魁樓咸以爲文風關焉此或出形者說而有其舉之不必廢也考邑乘閿有映魁樓創自勝朝萬歷年間黃公諱方來宰是邑謂鼎原邑之來脉也岡巒一帶逶邐結於縣治北厓土山故于鼎原建一魁樓西北向復于上山建一魁樓東南向乾巽相映因名曰映魁樓而學宮居其中蓋天苞地符而人材以毓誠盛舉也乃其後鼎原魁樓廢于兵燹土山魁樓將就傾圮余于乾隆三年冬莅任司訓志切修舉廢墜漸次設法創修殿左廊房三間貯祭器殿右廊房三間貯樂器輯爇土地七處爲之招佃

生習聲容禮樂雖未興而亦稍有其緒矣復念他邑魁樓多在巽位取文明之象也而閿之巽位魁樓久亡獨存乾地之樓終不合制爰募紳士捐貲卜地建樓于東南城巔父老傳聞實屬昔年魁樓舊址廢興循環信有數也是役也告竣于乾隆九年七月捐貲不足余捐俸以成之記之以冀後來者之悉其由相與有成云爾

改築南門記　　梁溥 邑知縣

閿城三門其南曰望鼎外爲重門亦南出明崇禎間先政黃君鉉築也既以姦宄不戢扃閉之旁鑿東向一門逼出

人蓋數十年於茲矣丙寅夏余下車巡視城郭問其故邑人爲余言且曰自東出以來百姓樂業苐與甲乙選者視昔彌寡耳余謂士習民風自有倡率者在非必盡係於門但就今啟閉者言亦未爲悉得也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公劉之作邑審形勢也今閩之形勢在東南一隅其亢然而聳峙者爲鼎原其泓然而環注者爲湖水二者皆在文明之位所謂陰陽流泉莫此爲備向者或南或東顧與相左宜未善也今若改築之使出於其間則東南之靈秀咸會於門中鍾奇毓異必有大過於前爾士民其有意

乎於是紳士劉洸郝壎王朝養劉坦白乙丙郝彰劉翼皇焉超羣尚論疇屈增煌等皆踴躍捐金鳩工改築越明年丁卯夏門既成請余記其事余喜諸紳士之志在興起斯文也爲之記諸石其捐金暨監築者並載之碑陰云

## 重建鑄鼎原奎樓記

梁溥 邑知縣

縣治東南秀出一峰爲黃帝鑄鼎原原之上舊有軒轅廟明萬歷間廢且久先政黃君方以諸生請復建之又以形家言謂東南隅爲文運所關以峻起爲善於是特搆奎閣於廟後記所稱巋然一方之勝者也百餘年來廟僅存而

閣已圮於是諸生後起者追溯建閣以來及既廢以後人文盛衰之數而以形家言爲不誣也者謁余請重搆焉余謬膺守土之任方欲宣揚教化作養人才苟有裨焉俾閩之士子連茹彙征觀光　朝廟雖無諸生之請猶將竭蹶爲之惟恐後況諸生援成說以爲徵乎且諸生之欲興起斯文意甚公志甚廹其平日之讀書稽古必有惟日孜孜足供有司之採擇者而特借形勝之力以速之也奎閣之建又烏可已耶於是亟從其請捐金庀材經始於丁卯初夏不匝月而閣成望之聳如瞻之翼如向所稱一方之勝

於是乎再覯自是而閿之靈秀日益鍾閿之風氣日益上
掇巍科而取高第者必駢肩接跡爲鼎原生色矣語云有
志者事竟成奎閣可重建也人文亦可復興也諸生勉之
哉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仲夏中浣介山梁溥記

重構三鱣堂記　　梁溥

縣治西四十五里有原曰皇天原北有堂曰三鱣漢楊伯
起先生校書所也自漢歷唐堂故存而易以爲寺命緇流
守之明成化後寺並廢噫堂易而寺堂且刼矣矧寺復廢
古人之遺跡尚安從識耶乾隆丙寅余涖閿訪其故址始

得嘉靖間劉尹碑記於道左讀其文知堂距碑尚三里許即又訪之得諸華嚴僧寺之北荒榛斷梗難可廹視越明年丁卯三月分俸錢作堂三楹復其舊客有問於余者曰居官之道以正人心維風俗爲先務餘非所急也今君之搆斯堂意何居焉余應之曰某之爲此正爲人心風俗計也夫人心風俗莫大乎義利死生之際見利忘義畏死倖生儌也甚矣楊夫子好古力學不求聞達年五十始就徵聘却遺金折權貴讜言正論不避患害志不可得則以身殉之是其於義利辨之審矣死生見之明矣今縱不能起

斯人與之振作後來而爲之訪其里居新其堂構俾過之者指而識之曰此昔臨財不苟者所游息也舍生取義者所絃誦也閭之人心風俗不尙有助乎客於是俯而思仰而悟曰始吾疑君爲此不急之務也今而知君之用意蓋急先務也後之尹是邑者皆以君之意爲意斯堂其不朽乎哉

郭村里王氏義學碑記　梁溥

自黨庠州序之法廢而山僻之子弟多不得覩詩書而知禮義即有有志之士從師力學亦祇期顯榮其身治及其

子孫而止視里黨中學與不學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慮余嘗怪漢氏以後有明以前釋老熾行所在金壁耀日浮圖插天下至一鄉一邑必有好事者施金錢設庵觀率愚民奔走其中相與益其迷而甚其惑如欲出貲財立學舍廣教化則且目之以爲大迂雖錙銖亦吝而不與蓋風俗之敝久矣我
國家
列聖相承右文崇道作人之化超軼千古百年以來學校既飭書院迭興絃誦之聲遍海內然通都大邑率多名宿人人可以執贄受業若郊坰之地師傳不可易得後生小子往往以無所

從學爲憂則鄉學未徧故也閿邑鴻農舊地闗西夫子之餘韻存焉宜乎經術湛深者指不勝屈而亦以鄉學尠少不克盡人皆澤於古丙寅夏余來尹茲土觀風之下輒欲多方播化振興士氣而訪之民間適有太學生王平世特建義學云按平世居郭村里敦本力學以世其家嘗憫里無學舍鄰近子弟多失學用捐基地五畝金六百餘兩創立義學一所首院門內搆祠宇左右各一次重門內搆書室左右各五次墳砌陶穴三次至聖樓三楹次南書亭三楹繚之以垣南東門各一經始於雍正八年洎乾隆五年

落成復捐田七十畝有奇爲修脯資於是延師教授學者鱗集人咸便之八年平世沒佃逋租子太學生王錠如數捐地代之成父志也猗與休哉昔范文正公爲叅政廣設義學以教族屬子姓厥後絶少嗣音而王氏父子乃有此曠舉豈聞文正公之風而興起者與而自今以往凡此方之誦詩書明禮義者一皆王氏啟之也其與崇尚異端迷惑士庶者相懸可以道里計耶抑聞平世曾立社倉焚積劵其子錠復有拾金還主事是父是子長厚之行久已膾炙人口則其可美者不獨建學一端而已乃即其建學一

端澤之及人亦正匪淺余故樂其有裨於教化且可施諸無窮也爰撮其本末爲之記

## 重修東嶽廟行祠記

許　讃靈寶人

按祀典東嶽廟在魯地今且徧天下殆行祠歟閿鄉縣治西四十里有鎮曰文底實閿之舊縣也鎮東有原突兀如嶽故原之額亦有東嶽廟葢取方泰山之義儌而爲之者面秦嶺背黃河鼎原翼其左玉溪繞其右地勢明厰景物輝映亦一方奇觀也居民凡於水旱疾疫有禱輒應而祈嗣者尤多歲季春二十八日享之趨事者不下數千人第

不知刱自何代考殘碑唐開元間已有之歷宋元末之廢
數稱仁聖天齊諸帝不一及我　皇祖始正祀典除褻號
止曰東嶽泰山之神而茲廟遂因以扁焉但木主猶未更
也成化甲寅弘治癸亥縣令葉公逵孟公周相繼修葺迄
今又四十餘年矣漸就頹圮且香火日益繁若不足以容
者鎮之耆老田志高薛連薛雲岫薛文恭張學劉安輩相
與募緣聚貲增修正殿五間獻殿如其數後殿別爲寢室
爲獻殿左則藥王祠祈嗣祠右則速報祠火星祠亦各爲
獻殿以上俱三間東西廂又爲二十四司繪列閻羅王於
其間迤兩旁則三官祠也祠前爲鐘樓樓之北面爲歌舞

樓臺臺之前爲儀門爲大門合上下百餘楹皆臨拱有序餙以丹堊彩耀奪目周以垣牆凡四百七十餘步鑄鐵香鼎四醮鼎四皆重器也工興於丁酉春迄今丁未凡十年始落成亦費且勞矣志高輩持邑人陳舜漁狀來乞余記之余惟境内山川可以布歛雲雨阿護生靈者載在祀典况大造生生之氣出乎震震東方也泰山以之馴至於成言乎艮則神無往而不在也宼惟魯一方而已哉然則於此地亦廟之祀之惟禮亦宜之但嶽山靈也非吾人敢比倫乃人其像文其冕裳又立母后而與之偕焉吾恐尊之

愈周則藝之愈甚矣昔季氏旅泰山孔子猶嘆其不享矧
若是耶嗚呼此千載之疑惟可對神言不足與庸衆人道
也姑併及之他日庶有能正之者時嘉靖二十六年五月
吉日記

重修關王廟記廟在趙家村　明嚴蛟邑人

漢將軍關公名某字雲長者宋宣和間封義勇武安王王
奮跡條山凝精鹺海忠義天植智勇絶倫偉然晉傑也方
炎祚式微强臣背叛曹操虎視中原孫權雄據江左當時
智謀勇畧之士類俛首臣妾二賊以投目前功利誰復知

正統哉王雅好春秋明順逆之分獨與燕人張翼德奔帝
冑而同心翊戴誓共生死期削平僭亂以安漢輿劉而後
已既而威震華夏業定三分迄今凜然猶有生氣俾忠直
者有所感邪慝者有所畏灾疾者有所祈禱視孫曹二賊
與臣妾二賊者其垂芳遺臭不其霄壤也哉

新開廉讓渠記渠在義門里張村　知縣　程錫琮

閿邑之南距城十二里爲金爐溝泉源出焉清潭激湍灑
石分流居民舊引爲三渠以滋灌溉上渠爲磨溝村下渠
爲張村營中曰腰渠則張村鄉民所恃以資給而沾濡者

也順治初山水冲越腰渠崩壞乃仰給磨溝之潭以爲分水之道而磨溝扼其上游因循既久每遇亢暘分數不均輒聚譟於有司之庭者屢矣甲寅春余承乏是邦時總督河東部院念切痌瘝勞敷澱澤水利農田精詳區畫中州諸憲飭諭鼓厲百執事踴躍奉行而本州刺史適以行部至閿指示規摹令令善爲之計令乃進兩村之民而諭之曰腰渠舊有之乎曰然曰張村有渠而張村鑿之何預磨溝事耶曰渠道由磨溝村地恐其冲激耳令曰黃河九曲王寶障之脫過虞毋寍以地易地令視其色猶若有不豫

者因曉之曰爾輩之爭此水也將有以長子孫乎曰然將貽之以安勿貽之以危乎曰然曰藉令爾輩長居上游而張村以憤激故御怒而兩村之子若孫搆訟交爭或生不測則爾輩實貽之以危矣乃始恍然悟令遂身同縣尉章三策詣平其事乃於河口更立潭易地不數畝計日賦工浹旬而就兩村人始相呶既而歡相謝也渠成錫之名曰廉讓所以風示也夫閭邑之夠訟也至矣乾餱失德比比而然一遇爭渠閧村瓓聚執鍤者林立訟逾數十年案經三五世而不得結令是邑者往往苦之若磨溝村之服善

好義取天地自然之利而不敢貪分井養不窮之義而使之布俾百年不結之案一旦解紛一村廉一村讓推而廣之則一邑廉一邑讓矣又推而廣之則不獨一邑廉一邑讓矣今　聖天子愷澤旁流恩膏四沛其可有於一村一邑而霑惠利而敦雍睦者即下邑亦不遺焉伏讀督憲之檄曰民富而教耳目齊而心志一數年以後命何自而有盜何自而興是訓也令固奉若金石而猶冀操之如左券也閿民其共知此心乎謹記

建置荆山書院記　竇光鼐

天下郡縣皆建學矣然博士弟子員之名僅籍於册而其實士皆散處學記之法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今以散處之衆無師可親則於何樂羣於何取友書院聚一邑之士於其中以佐學之不逮其爲法最善而其爲教易成閿鄉爲豫之西鄙其東則函谷囿秦關中地也僻處山陬士子無從肄業師道之廢久矣邑向無書院大令馬侯力本庚午涖任不鄙其人毅然以起衰爲已任卜地於署之東庀材鳩工規模宏濶越一年而講堂横舍成藏修息游之

所畢脩顏之曰荆山書院太白謂黃帝鑄鼎於荆山昌黎謂荆山已去華山來即此地也侯延師講授聽政之暇即親爲諸生抉發窔奧移日分夜了無倦容由是遠邇向風改聽易視癸酉四月余按試陝州聞而嘆曰此風俗所爲不急之務而循吏之所尤用心也他郡邑盡爲侯所措注於爲政也何有余與侯在都門晨夕過從締交最篤相知最深侯才兼文武務爲經世有用之學石蓮堂集畧見一斑賈太傅陳猷川一流人也甲寅乙卯間督撫學使以博學鴻詞交荐乾隆丙辰九月召試保和殿中當是時海內才

人咸集侯摩空作賦騰趠無前儕輩望而慴伏無敢與抗
行者即令屈首作吏不卑小官百廢俱與而書院之成獨
早知其所見過人遠矣余喜侯之所爲隱合於學記立教
之微旨庸大書勒石爲來學導夫先路至侯他日之勳業
固將不一書而足姑載筆以竢焉侯名榮祖江都人浮夸極矣
耔山先生謂爲贋作實爲卓見以
荆山書院命名所由姑存之

重立在城集記　乾隆二十八年　知縣　朱家濂

辛巳仲冬余捧檄馳攝閿篆既視事見城中巷衢湫隘貨
物纖嗇猶念鸞擾甫定未獲寍居也遂單騎遍歷郭村諸

里拊流亡省徭役明年 特旨補授是邑適有西戍之役治供頓不勞追呼而事集麥秋稔禾稼登墟里增色而城中蕭涼如故乃諮僚屬詢耆民俱言向有在城集因斗戶苛索私置量器浮滿狠籍胥靡擾竊成風號爲抄集吏役倚勢强買覊縶車牛守候不得去利市隳散商旅裹足今駔儈居奇於儋石蓬戶束手以待炊民生日艱安望蕃庶耶余重與斗戶約麥谷雜粮每市斗取錢五文毋一撮之浮毋傾粒米於地馬騾趁集毋私稅其竹木柴炭蔬菜花布等物牙人勿與知以月之三六九日集於城隍廟之前

盧氏山產屢豐農傷穀賤至虢畧鎮負載而至者銜尾不絕黃河繞城北颿檣停泊賈客趨糴如鶩爲市以來襁至輻輳漸復舊觀第恐弊生積久爰勒條禁於碑願不貪小得不挾偏私持公恕之心受豐亨之福遵斯道也豈獨懋遷有無化居之利云爾哉

邑侯梁公蠲免食米記乾隆四十五年

蓋聞興利除弊仁人之用心望恩俾澤小民之隱願以閿邑之斗級而代斗行其規由來舊矣四街之內輪流斗戶伺候衆米以給公用價值定額率以爲常夫以下供上分

所應爾但閿路出孔道差務絡繹兼之地窄民貧粟米平賤或可敷買一遇騰貴賠累實多似此沿襲誰可奈何我梁大老爺覩此傷心愁然不樂爰著革除麥麵年米大差照常辦理至官署食米自行採買產米之處無庸斗級代辦永著爲規以便街民古人有催科而寓撫字者今 仁侯尤於常制内大蠲免其體恤更至周矣仁在一時澤被萬世吾儕小人即結草銜環難以報其萬一者因鐫石以誌不朽云

邑侯胡公生祠記 嘉慶十五年 舉人劉 塈 邑人

方今　皇上念民爲國本食爲民天即蕞爾邑重賴有賢宰知稼穡念脂膏焉古之循良不曰五斗惟食一升間以魚釜塵甑相傳頌入感歎之或圖於畫或祀縣社稱神父嬔美甘棠之愛此彭澤之柳河陽之花所以千載流芳也

邑侯向山胡公新分辛酉進士甲子秋選於閿當其在都已周諮閿之利病及下車體　上意務簡省四野宦居即以斗戶供麵論之始而減數增價繼且豁免民將立祠勒石勢不容已而凡減柴炭約草豆恩逍鄉曲悉視諸此初闕城市巷按戶支麵甚有因以傾家者公惻然憫之謂苛

矣富人哀此煢獨其必計一善後之策爲可歲庚午有樊某喬某　公呈以議減請公曰吾意中事也然今日議減他日又增尤可痛也其惟示禁存案永遠革除之爲便嗣自今內署需麵飭赴集公買凡涖茲土者疇非父母罔非赤子願同是責而有是心者胥殫體卹豈獨閿民之感哉若有斗級陽奉陰違欲蹈試漁侵開弊竇惟茲賢宰務嚴究之毋少貸諸君喜共佩若神明退而立祠刻石志不忘也捐貲成工口碑載道老幼焚香街城演劇比之荆玉澤與靈湖齊潤頌以南金德偕鑄鼎堪銘他如峪口人民不與

供麪者亦捐助銀兩誌頌孔邇而其餘飲和食德竊見一斑矣則不惟與朱公虞公同無負今　上之意而循良之稱亦誠無異於古所云也是爲記

## 重修三鱣堂記　道光八年

楊國楨

閿鄉縣西四十里之原北里舊有漢楊伯起先生三鱣堂爲我　朝乾隆十二年前閿鄉令梁溥所建歲久傾圮僅存遺址道光五年邑紳鄧沖華等募資重修書堂三楹嗣呂大令凝德來宰是邑因其規模狹隘不足以壯觀瞻而垂永久商同靈寶楊大令懋玐各捐已資鳩庀鼎新於是

門墻廊廡與夫亭臺池沼之屬罔不悉備落成請記於余惟伯起先生籍本華陰爲東漢名儒第一是以當日稱爲關西夫子何以斯堂轉在闅左爰考之誌乘載先生鼻祖伯僑在周末曾封楊侯知有焚書之禍藏書于董社之原後遂失所在至先生父竫節先生名寶者夢伯僑告以藏書處命先生求之得一石函內皆蝌蚪文字乃就此搆堂而校焉因名其堂曰校書領徒衆隱居教授旋致三鱣之瑞此堂之所由昉也又東漢書先生本傳亦稱先生常客居鼎湖數十年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謹按闅

鄉在漢爲湖城則斯地實當日遺址無疑世人往往數典而忘其祖第知三閭爲先生瑞而于堂之緣起及在閣之故多弗深考特爲表而出之仍顏其堂曰校書以從其朔至先生文章經濟立朝大節炳于日星彰彰在人耳目史稱其四世柱國德業相繼尤爲近代罕覯其暮夜卻金遺讒秉節得力于校書居多後之登斯堂者觀感興起厲志於學庶不負兩明府重修之意歟是爲記

荊山書院記 道光十四年 知縣 李彷梧

今夫文風之盛衰雖曰氣運豈非人事哉氣運盛則川岳

之誕降者奇人事隆則學校之培植者厚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記載之矣我　皇上鴻作人之雅化修養士之重典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與學凡沐詩書之澤皆思稽古之榮何其盛也甲申春三月余代篆閿邑下車後觀士子風生童來謁者數十人其中不乏可造之器而科第寥寥豈氣運之衰與抑人事之失與越數日余課試書院生童未有學舍散處祠廟中詢之禮書謂書院不可居余親閱其地有破屋十餘間牆垣傾頹極不堪言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以合縣文風之

原而敗壞若此且門外壅塞氣不能通此豈所以作養人材者乎夫修廢舉墜爲政之善事也興賢育才居官之要務也古人不以五日京兆諉余豈以數月縣令自諉也哉爰謀諸學先生會同紳士欲大舉而更張之爲諸生藏修游息地皆言工費浩繁非衆力不能有成乃面諭合邑鄉總令各捐貲財以襄成厥事衆皆歡欣樂輸不帀旬而得金若干兩於是以書院之稞租易學署之隙地自北崖以及通街廓如也鳩工聚材築院基爲三層建房舍四十餘間堂筵齋講之所莫不嚴嚴翼翼壯偉閎耀及兩月而工

竣嗚呼盛矣自今以後凡在縣屬有志觀光者皆得入其中而肄業焉將見閭之士各自刻責共相勸勉絃誦之聲不絕考課之功日勤說禮樂而敦詩書皆公輔之選蓄道德而能文章盡翰院之才巍科高掇甲第綿聯余不無榮施焉茲當落成伊始刻辭於石用示邑令培植之微意并望多士奮興之深情是爲記

重修校書堂碑記　歲貢　湯浚明

聖人之所以爲百世師者以其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有以奮乎百世之上而興起乎百世之下故雖生平足跡不到

之處而好義者猶且尸而祝之以正人心厚風俗況以當年雝校之地爲今日講習之區則遊斯堂者不啻親炙其門墻聆其謦欬聞風而起也邑皇原之麓有堂曰三鱣者漢太尉四知楊夫子校書處也自道光八年重修後歷五十餘年牆垣傾圮丹堊剝落未有過而問者後允升于公來佐是邑拜謁之餘不忍 先賢之遺跡頹廢又以西偏書院無肄業之所遂有志重修爾時其西席廩生鄧先生名拜經者余 戚屬也又力贊之公急出廉俸五十金以爲倡而又屢偕戚筵延邑紳數十輩屬募化者幾人督工者

幾人凡閱七月而告竣除補修前所有殿外又益拜殿三楹過廳五楹影堂一座夫而後神明有所憑依生徒有所游習人心風俗更由斯而移易記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于公之謂乎今夫通都大邑廟宇嵯峨金碧輝煌者所在多有然就其營造之故非媚神以求福報即藉是以博聲稱視于公之志則逈乎别矣余不敏亦濫竽鳩工其中於竣事之日樂公志之有成而喜爲邑人告也於是乎書公姓于氏名大猷允升其字也山東新城人於其未也脩誌之

清德祠記光緒十八年

荆山書院山長王維國益陽人

荆山書院之西有破屋數椽盖邑賢侯遺愛祠也無何廟貌頹毁木主無存又幾何時祀楊伯起先生於其中易榜曰漢太尉楊公祠而遺愛祠之稱遂廢光緒辛卯夏前任孫侯叔謙以祠做甚懼其覆壓也乃扃其戸而移楊太尉主於書院齋舍中越明年秋八月劉侯爲政於兹邑且朞年矣治民以寛事神以敬將諏吉展祀於楊太尉而病其几筵弗肅神不宐處學博李君張君同啓侯曰書院右偏故有楊公祠或傳爲某邑侯祠今湮没不可考及其棟宇

未即傾圮葺而新之不亦可乎侯曰然是吾責也遂捐廉鳩工躬自巡省見除室敗堵中有碑隆然塵土湮漬不可辨亟命舁置爽塏處洗剔而讀之一爲梁侯元瑾豁免官厨食米頌德碑一爲朱侯家濂設立在城集禁斗級牙行擾民告示碑均乾隆間事一爲胡侯廷儀豁免官厨食麵頌德碑實嘉慶間事今南簷內屹立三石是也工既訖功迎還楊太尉主而祀之學博及邑搢紳父老咸在侯因謂紳等曰維茲三碑非斯祠所自昉乎斯祠之建非以梁侯諸明府皆有德於民乎維諸明府之德若等祖若父實身

祓之遞嬗以迄無窮烏可忘耶今以祀太尉故而廢諸明府之祀於若等安乎且太尉之碩德既祀鄉賢矣復奪賢令尹之席以爲俎豆之場太尉有知必不即饗於玆也無已則惟補製梁侯諸明府木主與太尉合祀一堂庶賓主之誼既明神人之情允洽若等其有意乎僉曰謹如鈞命侯曰若然祠額不可以不更也以屬其友王維國維國謹案孔融謂曹操曰楊公四世清德言自太尉至彪也郤金暮夜戒懍四知太尉之清德彰彰矣古人德政碑皆謂之清德頌如魏張猛龍碑額書曾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是

也梁侯諸明府居官行事必有可觀惜邑案牘燬於兵燹無可徵信惟是斷碣殘碑粗存崖略其清白之操慈惠之德未可聽其沒而不傳也其榜曰清德祠爲宜侯曰唯是宜爲記遂書其事以諗來者侯名思恕湖南新甯人學博李君名光華濬縣人張君名前勳鄭州人咸有事於斯祠例得備書

新修養濟院　光緒十八年　劉思恕

邑舊有養濟院而故址無存蓋頹廢之日久矣光緒辛卯秋余始捧檄權邑事即議修建顧公私赤立費無從出越

明年春三月輸賦於司庫訖尙有羨餘百三十餘金余曰此太倉餘粒留以惠吾民者也其修爲養濟院爲宜於是益以邑中捐欵及贖鍰都二百八十金有奇遂於城南隅相度官地鳩工庀材諏吉興作經始於六月初旬閱三月而工竣爲大門一所正屋五楹垣牆四周實用銀二百零六金有奇尙存銀七十餘金余將以爲修理街道疏濬溝渠之用牽連幷及示不以前項錢沒官也吾因之有感矣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使是羨餘百三十餘金者歲歲而累之其沾溉吾民不更溥乎抑聞之愚民可與樂成難與啚

始今余既倡捐於前而邑士庶樂輸於後曾不數月成茲鉅觀是始事之難余既與邑士庶共圖之矣至有基勿壞樂觀厥成是在繼長增高以爲久遠計耳或籌經費以作歲修或捐地畝以爲永業安知闔邑之不大有人焉出而善持其後耶余日望之矣院成書此以志歲月凡監工銜名及捐貲姓氏例書碑陰俾來者有所觀感焉